

# 绝不放弃!

在地震的废墟中,一定还有众多的受困者在与死神抗争,在等待我们的救援。

72小时过后,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又得到了救助,续写着生命的奇迹:

——震后80个小时,四川德阳两名受困者被成功救出。

——震后92个小时,16日10时30分,广大官兵和医疗队员仍在北川中学教学楼废墟上紧张救援。官兵们说,他们听见废墟下仍有求救的声音,生存的机会还在。

——震后93个小时,16日11时许,在四川绵竹东汽中学救援的海军陆战队官兵采用生命探测仪探明,5个地方仍有生命微弱迹象,没受伤仍有空间的失踪者可能生还。

——震后97个小时,16日15时15分救援人员从北川县城附近倒塌的民房中,将个体商户、40多岁的冯绍荣成功救出。

——震后98个小时,到16日16时30分救援队员已从北川县废墟中搜救出

17名幸存者。

——震后99个小时,16日17时的消息说,牡丹江市消防支队的50名消防官兵进入北川县第一中学展开救援,16日全天他们已救出12名被困学生。

巨大的灾难,凝聚起的是更为巨大的力量。地不分南北、人不论老少,都与灾区群众,特别是那些掩埋在废墟中的生命心心相连。

我们绝不放弃!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希望,我们争分夺秒,我们尽心竭力!



救援生命,争分夺秒

# 坚持100小时!老工人截腿生还

南京消防支队的战士在什邡灾区又一次创造了奇迹:昨天傍晚6时25分,成功从荃华镇一幢倒塌的厂房中救出了51岁的男子刘德云。这是两天来荃华镇被救出的第二人,也是仅有的两人,创造这个奇迹的,正是来自南京消防支队的官兵们。

昨天早晨天亮后,南京消防战士们继续展开了在荃华镇的搜索救援工作。在前天救出了田小兵的荃峰化工厂,仍是战士们的工作重点,因为这儿有至少200多人被埋,是镇上相当集中的受灾点。

上午9点多钟,消防战士手中的生命探测仪突然响起,对战士们而言,这就是战斗的警铃。在仔细观察后,战士们确定了大致的被埋者地点,在大声询问后,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透了出来。而这时,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近90个小时!

战士们开始了艰苦的救援过程,首先战士们分析了倒塌建筑的结构,这儿是荃峰公司的厂内俱乐部所在地,当时成功逃脱的工人说,地震发生时,几个工人在此打牌娱乐。被埋的这名男子名叫刘德云,今年51岁。战士们首先要做的是打通救援通道,能给刘德云一些水,并能清楚地知道他所处的环境。

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后,消防战士终于接近了老刘,战士徐波爬近了老刘。他出来向指挥员报告说,老刘的左腿被死死卡在横梁下,无法活动。

这时,轻微的震动,都会对救援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,如果废墟被震动破坏,那么必然会对老刘造成二次伤害,更会给救援带来困难。

指挥员在协调后,整个厂区所有的其它救援全部中止,在场的上百名解放军战士、消防官兵都停下了在其它地点的工作,防止任何可能的震动带来的破坏。同样,所有车辆都被禁止在救援点附近驶动。

下午4点,多名战士

进入通道,一起向外拉老刘,但没有成功,他的腿仍被卡住。这时,老刘的家人也赶到了废墟边,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不停哭泣,但她被消防战士劝阻在场外等待。

此时,共有30多名消防战士投入了救援老刘的行动,战士们不停地更换着工具,液压剪、电动切割机,他们仍在尽一切可能为救援扫清障碍。

因为情况太过复杂,一直到下午6点钟,救援仍没有实质性进展,指挥员决定请医护人员实施截肢手术。

指挥员把年轻女子喊到了救援点,他大声对医生说:“你们可能要听一下家属的意见。”年轻女子上前,表示同意实施截肢。

下午6:10,医生带着手术工具进入了废墟,快速实施了手术,锯去了老刘的左腿。

“一、二、三!”几名战士用劲向外拖着老刘,第一次没有成功,战士们再次发力,终于把老刘拖出了废墟,而此时,距他被掩埋已经过去整整100个小时。

51岁的刘德云创造了奇迹,而来自南京消防支队的战士们也创造了奇迹。老刘被迅速抬进了停在一旁的救护车,迅速向医院转移。此时,实施了一个白天的救援宣告成功,围观的100多名群众大声鼓掌喝彩,人们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。

就在所有人都为目睹了这个奇迹而激动时,一个凄厉的惨叫声突然传来,20米开外的废墟上,一名女子跌坐在瓦砾中,大声痛哭。

消防战士们拿着工具,飞一般跑了过去,他们以为又发现了幸存者。

但跑近之后,战士们才发现,被埋着的是一具尸体。女子找到了自己的亲人,但已回天无力。人们只能把她架下废墟,让消防战士清理现场,而被架着的她拼命扭着自己的头,转向自己亲人被埋的地点,痛哭失声。

快报记者 决波  
发自什邡灾区



南京消防官兵终于把苦熬了100小时的老刘救出



废墟中,亲人在哪?



一张白布,两重世界



看到亲人已经遇难,她痛不欲生 快报记者 决波 摄

■ 随军日记

## 她拿着老公照片见人就问“你挖到他了吗?”

5月16日 什邡市红白镇 晴到多云

进入灾区跟随南京消防支队战士们开展救援行动第二天,我的沉睡是在地动山摇中结束的。

迷糊中,突然感觉到车身跟随着大地一起剧烈地颤抖起来,身边的战士们一个个本能地跃起,冲下车,而路边两项帐篷里的战士们也几乎同时冲了出来,跑到空地。余震来得急,去得也快,但受了如此一惊的我已经没有睡意,我看了一下手表:早上6点5分。

这也到了战士们开始工作的时间,集结,带足水和火腿肠、面包,战士们开始了在荃华镇的行动。

地震救援队的战士们仍是在荃华镇工作,而昨天本来要挺进的白河,因为断裂的大桥挡住了去路,江苏的战士们今天仍在此行动。

我决定前往红白镇,在经过昨天到达的断桥时,我发现桥的不远处,部队已经连夜用土石填平了山沟,搭建了一辆小车可以通过的简单通道。

红白镇自地震以来,一直与外界不畅通,之前只有300多名战士作为先头部队进入,我到达时,已经有大量的战士在开进。后来,我了解到,今天进入的是一个团的3000名战士。

过了断桥,走大约两公里,就来到了红白镇镇区。这儿,比荃华镇的灾情有过之而无不及,整个镇区一片废墟,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一幢挺立的楼房,就在我惊奇这幢楼能保持得如此完好时,旁边人提醒我:“你看看它的后面。”

我转过去,这才发现,这幢楼除了正面看起来完好外,其余三侧墙体已经完全倒塌。

红白镇的入口处,是镇小学,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。像是被扯开的教学楼里,露在人们眼前的,是一面有着黑板的墙壁。

在我第二次经过小学时,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妈妈大哭着喊:“你们救救我的娃!救救娃。”

有战士过去安慰她,但也只能听她讲述,因为先头部队已经仔细搜寻过小学的废墟,没有发现幸存者。

战士们要忙于救援工作,只能安慰她一下后离开,做自己的工作。

因为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太久,一个上午战士们也没能发现幸存者的踪迹,在努力搜寻的同时,战士们更多的是把发现的尸体抬出来,摆在空地上,等待人们的认领。

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地上痛哭,她丈夫默默地陪着她。她在找寻自己失踪的儿子,战士把一具尸体抬到她身边,拉开拉链让她辨认。她似乎看过了太多的尸体,已经显得有些麻木,看了一眼尸体后,继续自己的痛哭,显然那并不是她的儿子。

我遇到了一个祥林嫂一样的30出头的妇女,她手里拿着老公的照片,看到每个人都会把照片递给别人,问:“请问你挖到了吗?”

我穿着战士借给我御寒的军装,她误以为我也是消防战士,把照片举给我看:“你挖到他了吗?”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,我想举起相机,拍下这个记者应该本能抓拍的镜头,但我的手怎么也举不起来:“我……现在活着的人应该不多了,尸体挖出来的,我们不大看他们的脸……”

她好像对我的回答并没有失望,继续走向了另一个战士,重复着同样的话。

一个战士不忍心看她这样折磨自己,对她说:“我们车上有一些遇难者的尸体,我带你去认一下吧。”

带她到了车边,她却不敢去拉开尸体袋的拉链,她应该不是怕见死人,在这儿尸体是每个人都面对的,她似乎是不敢面对一个自己早已知道答案的现实。

战士理解她的想法,帮她打开一个尸体袋,让她辨认。但她的丈夫并不在里面。她至少还有希望,她于是继续自己的找寻。

整个红白镇,绝大部分灾民都已撤离,留在这儿的群众都是在找自己的亲人,他们和战士们一样,早晚离开,早上进来找,傍晚离开,已经持续了几天。在已经充满了异味的、没有了人息的镇子里四处走动,寻找着一个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答案。

和前几天不同,今天进出红白镇的车辆都被要求进行消毒,战士们用消毒水冲洗车辆的轮胎和表面,防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。在红白镇镇口的赈灾点,任何人都可以不用解释就能得到食物和水,工作人员向灾民、战士和记者们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。

四川本地的志愿者也已经在哪儿开始了工作,我遇到了一辆成都牌照的派力奥,在如此颠簸的山路上奔驰,车主丝毫不心疼。他的车招手就停,他大声向我喊:想搭车?需要水?都可以。

快报特派记者 决波  
发自什邡灾区



特派记者 决波

汶川,我们和你在一起